

聖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七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印璽

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

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文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

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
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
論

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
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爲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
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玉侏肅
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
此今碑刻有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

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
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

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
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欲并姓氏於其上曰
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
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爲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
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可用字以亂
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唐呂溫字化
光有印曰李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左二字
論

肅拜

朱晦庵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

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畫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宋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爲言

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趙大嘗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未詳考也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則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禮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俠者夾也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間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

誌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錄賓退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古者男女皆跪男

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爲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無據然大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野客叢書

三揖

人知禮有九拜而不知又有三揖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善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故妻

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周禮人所誦習之書然一問以孰為天揖孰為土揖時揖則知者鮮矣獨居數語乃大戴禮子貢對將軍文子之詞曰將軍文子者引篇名耳

跪坐

古者席地而坐即今之跪也故禮記稱跪皆曰坐以愚意觀之跪則兩膝用力坐則臀近于肱竇嬰行酒故人避席餘皆膝席膝席者兩膝跪而臀已起也管寧坐久惟兩膝着處穿則久而着力者先斃非膝席之謂也

椅

古者席地而坐未嘗有椅至晉乃有繩床即今上馬交

床之類此用椅之漸也

葉拱

張拱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斂衽

今婦人稱斂衽拜留侯世家酈生謂沛公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封此其君臣百姓必皆載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則斂衽二字原不為婦人言也

冠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豫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恠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昌胤登天寶進士

巾幘

巾幘釋名巾謹也嘗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如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髻謂之

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戴之秦謂民為黔首漢謂僕隸為蒼頭漢書謂貧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內加冠巾故時人云莽禿幘施墨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綠帛為幘或作幅乞洽反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韻書弁缺四幅謂之恰一曰按頭使下

故曰恰增韻埤蒼皆曰帽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秋御讀
令改用素白帽漢末名公士多委正服以幅巾為雅魏
武始制帽成帝制使尚書八坐丞郎門下三省侍官委
車白幅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帽往往士
人宴居皆著帽矣帽雖冠弁遺制去古益遠用巾幃為
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為降帕後稍作額題漢興續
其額却摻之施巾連題却覆之即喪幃也名之曰幃至
孝文帝乃高額題續之以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巾上
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於
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僅以束髮冠下施幃

冠幃之上又總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
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魯縫掖
居宋章甫亦從俗也

事緒論

屨烏

屨烏履屨人註禪下曰屨復下曰烏說文無烏字烏本
鵠字今借為烏履字也陸佃云烏通為烏履之烏古人
欲居如燕行不欲如鵠故借為烏字所以為行戒也然
借為烏作思反者蓋烏烏履也古今註以木著履下
乾腊不畏泥濕故曰烏以是知烏履之下必再用木矣
士喪禮夏葛冬皮屨屨人註又謂凡履烏各象其裳之

色引士冠禮曰玄端黑履青絢劬總意純准素幘白履
緇絢總純爵弁纁履黑絢總純是也絢說文纏繩絢也
玉藻註履頸飾也韻會狀如刁衣鼻在履頭言絢者取
自拘持使低目不暇顧視一曰用縉一寸屈爲之頭著
履頭以受穿貫總履人註縫中紉也博雅紉條也純履
人註緣也言總必有絢純言絢必有總純三者相將則
履烏皆有絢總純矣凡絢總純皆一色又按履人註烏
有三等赤烏白烏黑烏赤烏爲上冕服之烏詩曰王錫
韓侯玄衮赤烏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烏青烏王后
祭服之烏也凡履之飾如繡次也黃履白飾白履黑飾

黑履青飾天子諸侯吉事皆烏其餘服冕著烏冉士爵

弁纏履黑絢總純尊祭服之履飾績也至若履者說文

足所依也從尸從文從舟象履形毛氏曰舟能載物履

能載人又草曰屝芳未切麻曰履凡布皆可謂之麻皮曰

屨按屨無別制說文屨履也從履省婁聲居宇切鞮也

徐曰鞮革履也烏韻會履也古今註以木置履下乾腊

不畏泥濕故曰烏以是知屨烏履之異名也但有禪下

複下用木之異耳古人烏屨履至階必脫唯著鞮而入

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劔履上殿是不

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

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鳥化鳧先至是脫鳥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以著屨為宜况屨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說履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履坐則脫履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履矣夫降而脫履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人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屨復升於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履復升於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畧也

事緒論

佩刀

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詔賜應奉金錯把

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錯刀直五千杜詩熒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其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焉

筆紙

馮鑑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

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恬始用兔毫耳殊不知莊子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舐邪况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兔毛竹管也則又豈可謂兔毫起於恬邪此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字以誤之耳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蹄書註謂赫蹄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亦非始於倫但二人取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不可也齊

俾估

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松煙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邽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

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峰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古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吹綸

用修謂漢書注齊三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吹綸不知何物梁費昶詩金輝起遙步紅彩發吹綸據詩意思是

婦人所執之物如煖扇之類沈約詩畫扇迎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粉白映輪紅元歐陽玄詞十月都人供暖筵可以互證梁簡文柳詩枝間通粉色葉裡映吹綸用修說如此竊疑費昶詩未見是說所執之物以紅輪暖筵證吹綸尤似牽強按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註紈素也冰言鮮潔如水也釋名曰穀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據此則吹綸乃三服官所供之紗耳周公謹曰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

羅不着愛輕容元維之寄樂天白輕容樂天製為衣而
詩中容字為人妄改為庸又作庸榕蓋不知其所出越
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
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紕素為冬服輕
絹為夏服凡三師古曰縱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
目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着方空者是也輕容方空
吹綸三紗名俱美

繡鬢

後漢書光武紀諸子繡鬢注云繡鬢半臂也又云字書
無鬢字當作襖○按酉陽雜俎盜俠類有單練鬢之說

練鬢與繡鬢同一類也鬢疑半臂羽衣故字從髟漢書
作髡酉陽雜俎作鬢寫有繁省也古有此字字書偶遺
之爾何必強改為襖字又薛安都臨陣着絳衲兩當衫
亦半臂也秋林
伐山

紫標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標弘明集玄光辨
惑論張魯絳帶盧循紫標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
檄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即解甲下標讀者多不知紫標
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
綴紫標標以緇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

中官紫標外官絳標蓋戰裙之絡繫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秋林伐山

漆器

新唐書襄州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庫路真漆器名也然義不可曉于頓傳襄有髹器為天下法頓驕塞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節度舊唐書武德中改秦王下領三衛及庫真驅啞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

陶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甕器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甕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

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甕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沈澹共嵇中散鬪遺杯則越陶又非始錢氏宋葉真筆衡

蜃器

莊子曰純朴不殘孰為犧樽則古人亦有以木為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脰於社註脰宜社之肉盛以蜃器今松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蠣殼也其上畫饗養人物之形猶存蜃器蓋蠣殼也

甌史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史流言止於智者註甌史皆

器也。揚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塋爲史，甌史謂地之
坳坎如甌史也。漢舊儀：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
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
漚史善驚小兒，漚與甌通。蓋傾側窳下之地，邊塞之地，
有甌脫亦取窳下之義。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犀息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
於圓池，終亭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駿裏
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
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

壤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
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又大
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饋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
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鄣，諺曰：屠蘇鄣，目覆兩耳。曾見
喝兒作天子古樂府，插腰銅七首，障目錦屠蘇。或作屠蘇

流蘇

倦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
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爲馬棧，皆後世
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飾。前漢書禮樂志
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鑄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

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秋林
伐山

按西京雜記飛燕女弟居昭陽殿設九金龍啣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紋紫綬金銀花鐻每好風日幡旒光影照耀一殿鈴鐻之聲驚動左右此流蘇亦是幃帳之飾似非始於晉以後也

琵琶

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善才不知出處琵琶錄云元和中王芬曹保保有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習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其曹綱善為運撥若風雷

不長於提絃與奴則長於擺撼下撥稍軟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云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伴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謝不能公不復強後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莫而罷公喜過所望後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徐忠南中奏云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爲牙其筍未成竹時堪爲弩絃皮作

琵琶絃竹作琴絃皆世所罕見也后山詩話承用歐公詩以皮為絃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不知更有先於彬者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為繞殿雷見五代史補後有段師亦能彈皮

絃見西陽雜俎

曾虎臣能改齋漫錄云彈琵琶妙在指撥硬杜彬琵琶如彈皮絃然若絲絃則斷矣歐公所以喻其妙也即四絃一聲如裂帛之意陸儼山以為近之然段成式載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撥彈之不能成聲則琵琶實有皮也
琵琶用鴟鷂肋作絃元楊瑞又記

畏吾兒人問問世習銅絃曰余親見聞之弦有肋有銅則何疑於皮也

鞭賈

楊用修云柳宗元鞭賈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五千必曰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至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必因當時鞭價而立說也又顧况有露青竹鞭歌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無瓊在蜀川約束蜀兒采馬鞭懸灰煮蠟光爛然章仇無瓊持上天忽見楊州北邨前祗有人還十一錢蓋言其物貴而價賤也然一鞭之直何至五萬而十一

之錢猶以爲少當時好尚如此又唐人進士絲鞭工緻
爲最洪武中江南富家猶有藏之者見高啓詩集余讀
杜陽雜編天寶中異國獻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光
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代宗於興
慶宮複壁間寶匣中得之嘆爲異物命聯蟬繡爲囊碧
玉絲爲鞘又貞元中中常侍自蜀使回進瑞鞭一其文
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畢具
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暗中揮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
貨及覽此鞭頗甚稱旨遂置之明珠匣云此二鞭者不
知當時價又何如也

石林燕語載熙豐以後衣服詭異雖達官亦不免從俗
鳳翔郿縣出縞以大爲美圍率三四寸長二丈餘重複
腰間至五七反以真茸爲之一縞有直十餘千者宋人
之縞其卽唐人之鞭乎然鞭未害於用若縞圍三四寸
而復繞腰六七反能不爲腰毒耶而爭相尚之風俗之
移人如此當時惟劉丞相摯家法儉素凡冠巾衣服制
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子弟雜處士
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可謂不詭隨於世者矣

碑

漢碑多不著作碑人姓名而樊敏碑末獨書建安十年

三月上旬造石匠劉武良鑄何也曰古人以鑄石為一
難事故書之以傳魏受禪碑書鍾繇鑄以一代貴臣文
宗而親雕鑄之役古人之重文藻而必欲永其傳如此
顏魯公書桓令家僮鑄之李北海書碑多手自鑄其云
元省已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黃鶴仙刻皆北海自鑄
也今之立碑草草而付之拙劣之書鑄者又非良工宜
其貽瘦子山驢鳴犬吠之誚矣

漢壽亭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
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

為金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
漢壽亭侯人疑必羽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上時
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軍羽祠中光怪遂絕
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
光焰四起眾皆驚愕遂不復獻雲谷雜記按人言雲長封漢
壽亭侯漢壽亭名非漢之壽亭也凡世傳壽亭侯者皆
偽今漁人之印何以無漢字耶

碑誌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

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賢則名聞昭顯豈待碑誌若其不賢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矣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深嫉諛墓而云然嘗思藏誌於壙恐古人亦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遂忘所在魏公既貴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韓氏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藉誌

以諛墓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

月而納諸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梁溪漫志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其制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按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銘

古碑皆有圓孔碑者悲也初墓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

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今德政碑亦設圓孔

尚書故實

疑冢

元人詠曹操疑冢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

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冢七十二必有一
冢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之鈇鉞也劉子曰老瞞毛骨
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
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葦谷之葬則老瞞之計豈
若是淺哉

綠雪亭雜言

按前詩乃宋愈應時作見輟耕錄

鄧塚

麻姑山岩谷挺秀草木茂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爲
國道師錫紫服洎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屍解詞人
經過必爲興詠忽有少年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
嶠遊人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鄧氏之名因斯稍減
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邴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
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真娘墓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蘇小小死葬吳宮之
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
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因書絕句後之來者覩其題處
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塚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
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項羽冢

穀城西流泉西北八清水域西北三里有項羽冢石碣

猶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謂去縣十五里謬也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水經謂為非曾為楚守漢王以羽首示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穀城穀陽城二冢得非身首異處乎皇覽曰山陽鉅澤縣有肩髀冢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亦二冢也

紙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為釋氏法於祭喪皆屏去予謂不然之生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

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途則可笑璞鼠

鋸碑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吳中太湖石所鑿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塋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欲復鋸耳黃嘿然松江錢尚書治墓時多役鄉人而碑甃亦取給於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哉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

推蓬寤語

六少所見多
可怪而臆對
者也迨世變
第不解何以
也此亦物類
不可不辨也

漢書云
西曆年
昭先何
放意此
障蔽
不問
勞

造第

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廈皆剝物也余嘗愛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相繼迫其死矣知是誰室此謂真達郭從義造第洛中僅得秉燭一觀陳秀治第潤州惟得肩輿一登西樓雖奢冠當時竟亦何益

苦吟

孟浩然眉毫一作毛盡落裝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詩原指訣

龍鍾

丹鉛錄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禁持也卮言云龍鍾二字尚不得解所謂南越志羅浮竹每節一二丈曰龍鍾竹為喻抑何遠也且竹名本自曰鐘籠余按洞冥記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為龍尾墩也則石亦名龍鍾且無枝葉搖曳如老人之狀又李濟翁資暇錄謂鍾即涔耳涔與鍾並蹄足所踐處則龍之致兩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澱矣此說更迂又裴度未遇時過天津

橋二老人倚柱愕然曰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聞之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大抵相傳鄉語難以盡解必強而解之誤矣廣東通志南越志一統志俱言羅浮有籠葱竹一名龍鍾在第三十一嶺杜詩註蜀有竹名鐘籠則鐘籠蓋蜀竹非羅浮竹也杜詩籠竹和烟滴露梢是也

宋太守王寧登山尋王野人廬野遇樵夫授竹蔑一條忽不見寧視蔑長丈許無節携歸而異之此即龍鍾竹也見廣東通志

蘇林演義龍鍾不昌檝不翹首髮鬢鬆縣杓拾之類黃

朝英曰古語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元也龍鍾潦倒正如二合之音龍鍾切癘字潦倒切老字老羸癘疾即以龍鍾潦倒目之者正此義也湘素雜記龍鍾為字母龍靈連癘潦倒為字母潦靈連老

潦倒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為僚倒宋武帝舉行止以劉穆之為節度此非醜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倒為不偶之辭誤矣

黎明

吳桐五
總志

史記呂后紀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將明之時
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黎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
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遲明即未及乎
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程大昌
考古編

延生第一方
烟出晒盡存
五分童加飛
兩規鼓許將
下腹中汚濁
見初生膠帶脫下即用新瓦兩片將膠帶合在瓦中文武炭火
性西此膠帶灰紙觀安土也止出火氣在瓦中細研如膠帶灰有
過透明如辰砂一書五元再將膠帶身身五分細研如膠帶灰有
二味生膠帶脫下即用新瓦兩片將膠帶合在瓦中文武炭火
物待身不一書五元再將膠帶身身五分細研如膠帶灰有
真如方也屬試時隨。膠帶灰一分加不
淨研如三厘者底

那代醉編卷之三十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檇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隋侯珠

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啣明珠以報之盈
徑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世稱隋侯珠焉隋侯名祝字
元暢見百家風世傳莊子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武帝珠

漢武習水戰作昆明池釣魚綸絕而去夢魚求去其鈎
明日帝戲於池見魚銜索為去之復遊於池得珠一雙

續傳 三輔黃圖載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似更詳
物志云

增參珠

有玄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增參參收養療治創愈而
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啣珠以
報參

此等事真實不虛

張顥金印

常山張顥為梁相天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
槌之墮地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
侯之印顥以聞上藏之秘府官至太尉後封忠孝侯

有生不屬
莫不有知
物苦不能
作人後耳

張氏傳鈞

京兆長安有張氏者獨處空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
氏披懷而祝之曰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
吾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
帶鈞焉遂寶之自此之後子孫昌盛有為必偶貲財萬
倍蜀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竊鈞與之張既失
鈞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
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賣鈞反張張氏復昌故關西
稱張氏傳鈞云

楊寶雀

不獨位者人
品之不可及

後漢楊寶華陰人年七歲因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
墜地為螻蟻所困憐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飼之旬
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朝變為黃衣年少見寶下拜持
玉環一雙贈之曰俾爾壽年九十三而終俾爾子孫四
世為三公寶生震明帝時為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為太
尉秉生賜安帝時為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為司空

毛寶龜

晉毛寶年十二歲戲行於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寶以
錢贖之放之江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
戰敗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首視之乃昔時所放

白龜也長四尺餘廻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捨去之意

黎景逸鵲

唐正觀末南康黎景逸居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飲
食以餒之後隣有失布者誣景逸盜繫南康獄月餘欲
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狀其日道上
人喧傳赦至官司詰其由來云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
而赦果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此鵲也

朝野僉載

玄馬昭猴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
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

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
朱温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温叱令殺之
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酒工蠅昭之蟻

蠅尚不忍殺
其仁心為質
可劫天所以
報之也

宋京師一酒匠每見酒內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如是
數年所活甚多一日被罪當死府官執筆書判一蠅抱
筆頭逐之復來官疑有寃再閱出之董昭之救蟻江上
後繫獄蟻領羣蟻穴獄垣董遂得由穴而出 勸善書

桃花犬

淳化中綿州貢羅紅犬嘗循於御榻前太宗不豫犬不

上仙乃帝崩也

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見者隕涕參政李至
作桃花大歌以寄史館末云赤麟白鳳且勿喜願君書
此懲浮俗

陳魯鳥

陳魯福州人十五喪父廬于墓側有一黑鳥如鴛為鷹
所搏投其懷魯以衣蔽之得免分羹糝以畜之里中有
富民得心氣疾求得是鳥肉魯不可曰始鳥之吾投也
吾固活之今以財棄之是不若不救之愈也養之一年
毛羽成就乃以綵線結其羽縱之去鳥迴翔盤轉鳴聲
哀慕乃入雲表既十年其世父為山東尹坐誣謫戍因

喪其明魯往視之世父曰兒來意誠厚然此轄戕者嚴
急有一餘丁必令操習兒不得歸矣匆匆與銀五兩乃
誤持其準僅五錢魯自念伯窮老不應再索遂行途中
為人談命擇日賴以自濟行至仙霞關雪甚迷不知道
腹又虛餒自分今夕死矣頃更有一黑鳥起於前嗚呼
盤蹙不已魯祝之曰果吾所養當信我往如誤鳴繞吾
身不誤者則直飛為導鳥立展翅若聽許者引之行三
十餘里夜向分始逢一舖噤不能言以手擊門者主人
出疑為鬼物掖之入曰人也圍爐久之始能言問鄉邑
曰福州曰福州有陳魯孝子子識之乎曰我即是也其

捧魯首哭曰兒也何以至此吾汝父之執某也因告
以來故相與洒泣明旦視樹上黑白兩翅絲尚在共拜之
因嘆天之恤孝義殆不薄也

覽勝餘談

貞燕烈鴛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
燈照歛其雄驚墜猶食之雌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
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視巢生二卵疑
其更偶徐伺之則抱獨之殼爾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
觀者譁然目爲貞燕成化六年十月淮安鹽城大湖
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

中而死漁人悲其意為弃羨不食人稱之曰烈鴛禽鳥
微物乃能如此彼梁冀尚在而孫壽私交於秦宮夫君
已亡而息媯偷生於楚國何哉因賦二詩以愧不如鳥
者貞燕謹曰貞燕貞燕影皇皇尾涎涎去年雄共棲今
年雄不見深沉簾幙花隨風空梁獨宿思故雄何人並
卧麗能月羅袂鸞篋花影中烈鴛可悲雄已死雌依依
寧同鑊中烹不向湖上飛生來相隨不相舍如今奮翅
同所歸何事楚宮嬌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雙槐
歲杪○皇
甫錄云昔人謂詩人於鴈曰孤燕曰雙而未嘗言孤燕
者齊衛敬瑜妻王氏孤燕詩云昔年有偶去今春

詩故人恩義重不忍再雙飛此詩蓋寓意也

燕作巢避戊巳又惡艾雀欲奪其巢則啣艾在其中燕
即去見白樂天集顧况燕子巢詩序云不以甲乙啣泥
其詩云燕燕子巢綴緝維戊與樂天所言不同余觀博
物志燕避戊巳蝠伏庚申其說舊矣恐况未之詳也
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冢
燕數千銜土投穿史書如此非志恠也以言禽鳥猶哀
之人不如也

長安女子郭紹蘭適任宗賈於湘中數年不歸紹蘭覩
堂中有雙鴛戲於梁間長呼而語於鴛曰我聞鴛子自

六是誠能

動物

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家數歲茂有音耗欲憑爾附書可乎言訖淚下鶯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鶯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殷動憑鶯翼寄與薄情夫小書繫於足上鶯遂飛鳴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鶯飛鳴於頭上訝之鶯遂泊肩上有一小封書繫足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次年歸文士張說傳其事開元天寶遺事

哀猿

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

慄然

塞瘡艾嘆息投弩水中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死蕭氏子為作孝猿傳郵江屬邑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藥矢斃母母既中矢度不能免則以乳汁遍洒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就死乃取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齊東野語

王濟曰猿稱通臂埤雅爾雅諸簡冊皆然或云臂通肩橫州捕猿入貢故事打捕皆南鄉人旬日村老一人來

人從... 禽... 誰... 不... 移...

告三百餘人合圍得一小黑猿於獨嶺上若益人二百
盡伐嶺木則猿可獲如其請三日後昇一猿至驗其形
皆如諸簡冊所云但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詢諸土人
云惟長臂者為猿其類雖多餘皆短臂蒼毛者烏得謂
之猿何嘗更有臂長逾此者余深然之著書之人何謬
悞如此又有人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為黃
潰去其勢卽轉雄為雌遂與黑者交而孕此又諸簡策
所不載又指揮使鄧某家有一猿面黑身白頂上有黑
毛如指濶一縷直至脊有人云猿初生時黑百餘歲漸
黃而為雌又數百歲方變為白其有黑毛自頂貫脊尤

異然則唐人詩有云黃猿領白兒亦謬矣初生之兒豈
有白者鏡手

范成大曰猿有三種金絲者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
黑金絲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絲雌猿性不耐
著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卽止桂海虞
衡志

蝮蝮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坐事繫獄而
非其罪不堪拷掠誣伏獄將且有蝮蝮行其左右其祖
謂蝮蝮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
蝮蝮食之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異之乃復與食如

此樓帖者是
華帝命以赦
廟公者

此數十日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刑蜈蚣忽掘壁成大孔
乃破械而出後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以四節祀祠
蜈蚣於都衢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祀之餘
以祠之至今猶爾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晝決獄訟嘗養一雀每夕
自更初有聲玉漏盡則急鳴裴以為知更雀

雀兆

魏尚高帝時為太守有罪詔繫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
樹上附翼而鳴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

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陳留者
舊傳

憑霄

舜葬蒼梧有鳥吐五色氣名曰憑霄啣土成墳積珠成

龍拾遺

大鼈放生

宋傳慶中舍嘗得數鼈付厨婢臠之其一甚大婢不忍
殺放之溝中踰年婢病疫煩熱將卒昇致外舍翌日見
胃脅間皆青泥詢之云不知所自但熱差減耳家人伺
之夜有大鼈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婢胃水之其病遂

愈祖異
志

無法不報

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每一時有一猿詣庭前鞠躬而蹄目
為報時猿開元天寶遺事

胡孫報冤

有人畜一胡孫為飛下搏其子啄其腦食其髓胡孫哀
鳴不食往厨中取肉戴頭上立中庭似有所伺逡巡為
來搏肉胡孫擊其翅齧腦食髓而斃之見者大快牧豎閑談

義鷹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
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中以去已而知其

甚惜

非探巢之卒也噉巾來還乃徑攫探巢之巾而去太守
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鳥之靈識如此攫巾固已
異矣誤攫而後還而後攫尤異

鷓鴣

唐温璋為京兆尹日開下關觀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
鷓鴣曰是必人探其鷓而訴寃也命吏隨鷓所在捕之
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鷓尚懸樹下吏執以送府璋
謂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懸捕鷓者報之此夢

鷓鴣

桓司空謫鎮荆時有參軍養一鷓鴣教令言語遂無所

捕雖誠可惡然
致之于死毋乃
太過杖斯可矣

不君有主與人於鳴鶴前盜物鳴鶴密白參軍未發其
事其人獲盜物鳴鶴又言檢之有驗痛加責治盜者深
惠以熱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曰
原殺鳴鶴之痛誠合論殺然不可以禽鳥之故極之於
法今止五歲刑也 幽明錄

公子鷄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鷄逐鳩鳩逃案下鷄去公子縱鳩
出鷄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
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
宜聲捕得鷄三百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

公子禽且不忍
負之忍負士乎
此公子之所以
為也。仁中有義

不殺無辜義中
有仁

王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
殺之盡放其餘見烈士傳王充不信以為鷄有千萬擊
鳩飛去安可復得乃捕者折其頭也然天下事有感輒
應者多矣人患誠不至耳董恢殺虎事亦類此豈盡不
可信乎

孝鷺

天寶末長興沈氏畜一母鷺將死其雛悲鳴不復食母
死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列前若祭奠狀向天悲叫而
死沈氏異之函二鷺埋之後因名孝鷺塚

鳩

禽乎
以人而不死

王充可
謂臆
物不
信書
恢不
今殺
虎事
正與
此類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水經注殷芸云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為此

鴉臺

光武北趨河朔失路得鴉引于馬前後因飼鴉建飼鴉臺在南陽府

烏亭

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焉

鷺亭

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

鱸

楊震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益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遊魚聽琴

伯牙鼓琴遊魚出聽今讀爾雅註作鱣魚然則長鼻者

又有聰耳耶亦一異聞也

鴿

鳥之中惟鴿性最馴人家多愛蓄之每放數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為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墜逆旅主人屋上困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三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畜德錄按飛奴張九齡故事也九齡少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係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

主人長厚師之教

齡目之為飛奴見開元天寶遺事

曲阜顏清甫嘗卧病幼子彈得一鴿於哨翎間得書一緘乃真定郭某寄其子曲阜令禹家書也時禹改平遠縣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責其子更取木匣函鴿候病稍愈直抵禹所致書與鴿且語其故禹戚然曰畜此鴿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瘞之以清甫長厚留之累日後禹知霍州召其長子國祥官之見百家風世傳

犬

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

良印代碎編

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
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係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
家得報還洛夢弼

鸚鵡

聞見錄載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食之甚
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
堪鸚鵡遭閉累年柰何商遂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
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間曰郎無恙幸寄聲幸寄聲又金
時安撫使田琢少從軍塞外有雙燕為巢土人欲捕之
田曲全護一日飛止坐偶都無驚畏巧語移時不去田

思明日秋社燕當歸矣此殆為留別言耶因作詩贈云
幾年塞外歷崎危誰為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有為
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
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遂細書為鵲丸繫
其足後八年田為潞州判官此燕飛鳴公解來止硯屏
田諦視卽前燕也鵲丸尚在遂畫圖作序一時名人皆
有詩賦嗚呼禽鳥微物一加愛養遂致不捨士之負義
背恩曾二鳥之不如昔人歎古道益遠交情醜朝歡暮
怨雲遷移因感而筆之七脩

蠅

符堅將赦與王猛符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
文有大蒼蠅集於筆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
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
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
大赦須臾不見堅等嘆曰其向蒼蠅乎

秦吉了

瀘南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首欲以錢五十萬
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
中遂不食而死萬花谷

羊

羊性者觀此則
又義者也然者
且義而猶不免于
屠殺其何以勸此
古者可以無故不殺也
今殺日以千計視
為常品恬不為
怪傷哉

凡新羊入羣為羣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夫
羊義獸也見猛虎不避羣羊爭死乃觸新附者何耶不
輕合耳惟不輕合故能相許以死此所以有道者不輕
定交一與之交後生死患難不相背棄故不得不難其
始鷄林子

溪鷺

溪鷺五色尾有毛如船舵小於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
無復毒氣故淮賦云溪鷺尋邪而逐害此鳥蓋溪中之
勅邪逐害者故取以為服陳昭裕建州圖經曰溪鷺於
水渚宿先若有勅令然亦浮游雄者左雌者右羣伍皆

有式度今科官皆服溪鷺而揖獨尚左或取義於此
子

魚書

陳勝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
得書怪之漢書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
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
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驚望如其言初下
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
異

雙鯉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
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非如今
人用
又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
烹魚
亦譬况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
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羣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痴人

說夢耶丹鉛
總錄

鴈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為鴈愛氣力銜
蘆以避矰繳俗傳以為過海投蘆為桴以息氣力或云

輸廬以供稅李元薦曰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為桴之說何秋來獨無耶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為避嘗考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肥體重故借廬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投於鴈門關元薦此說似矣但鴈之南北非專以風鴈歸以二三月此時東風多而南風尚少且風亦無常南風盛時豈無一二北風之日使遇北風則銜蘆以助風力者且重自困矣○尸子云鴈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敵虎

鵠

今道家用符法禁呪不甚信之及讀稽耶賦謂鵠善禁呪其性甘帶能呪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舉翅而行前卻如道士禹步則石動然而起斲木善為禁法能為曲爪畫地為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輒以翼墁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局鑰信然則天地間有正術必有邪術未可謂全無也

鵠林

蛛蜘蛛

酉陽雜俎載蜘蛛大如車輪怪不之信及聞都少卿南濠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鬪而龍為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系蛛不能為遂為龍取珠去蛛沈

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又雙槐歲抄云成化七年
蘇州盤山有蜘蛛與龍鬪死友人吳兩江亦云家客上
江丞某人家住山間一夜為龍取蜘蛛之珠山木盡折
水湧數里舉家遭害然後知六合之內異物異事未可
以不見為怪也七修

虎

鐵圍山叢談云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
白時虎未始傷人獸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
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
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
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有物湧貴
而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
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長沙亭長

長沙居民作檻伺虎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
幘大冠在檻中坐民間君何以入山中亭長大怒曰昨
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被縣召不當
有文書耶亭長卽出懷中縣召文書于是出之尋視之
化為虎搜神記

李積

變化不測嘗
是虎精而不
能自出手檻
中物獨何邪
牙此見人為
萬物之靈也

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荆南驛溪曲有虎躍出
返入伏草中曰幾傷吾故人儼識其聲是其友李積也
問曰君何由至此虎曰昨病發狂走入山谷間化為虎
自是見冕而趨者翼而翺者毳而馳者皆搏而啗之向
有一婦人銀握臂吾銜致水下此去百步君過則取之
遺吾家呼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今日
吾倒行逆施耳儼曰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吾嘗
私嬖婦其家常有害我心吾因醉一家盡殺之而去此
為恨耳儼上山未定見巨虎大吼聲震林木而去

牛哀李忠

莊子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錄異記涪州裨將蘭庭雍
妹因盜古廟中物迷路數日身變為虎其前足銀纏金
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求見其母母畏之不
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不知所之又漁樵間話張君房
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因病而化為虎
云忠既病久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朶頤而
涎出于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走而出與母弟反望閉其
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窺之乃真虎也

封邵

漢宣城郡守封邵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

不復來時人語曰母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化虎虎不食人今化虎則食人蓋耻其類而惡之述異記

譙本

蜀王孟昶時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洪謀叛翌日為其黨所告伏誅洪大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為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卽其驗也

蜀檮

袁州僧

袁州山僧偶得一虎皮戲披於身頗克肖之乃近水照之形體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一旦餒忽一人過於前遂躍而噬之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思曰我本人也自為不善活變為虎今又殺僧以克腹寧餒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號絕忽皮落如脫一裸僧也走於鄰境佛寺時圓超上人念其勤恭問爾習何法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具言為虎之事上人謂曰爾惡念為虎善心為人苟有志脫離則人不為虎虎不為人矣僧乃奉教

高僧傳

羆人

一切惟心造

博物志曰江漢有豨人能化為虎

說虎

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構一軒榜曰說虎予齋居無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為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燒然作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無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懼也又人或暹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為之前導凡死於虎者

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能使自解是鬼之為也又虎饑則無果實皆啖不特獸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

石林燕語

董恢

董恢為不其令邑人為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者伏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即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後漢書

張侍郎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嘗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虎先為人所見即怕人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虎寧有識文字理彼氓恃所聞亦自心能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何不可之有餘多按張侍郎與董恢事相類

裴旻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令檢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是則世所聞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為酋耳小於彪者方虎也此則埤雅爾雅諸書所不載七修

黃氏母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伏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為鼈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鼈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子世不食鼈又吳寶鼎

元年六月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曰池浴化為黿騫兄弟四人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坑寫水其黿入水中遊戲一二日常延頸出望伺戶小開便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杜氏婦

延平有杜氏兄弟三人各事農業寄三婦以養母子既出三婦輒詬諄相勝致姑飢粥不贍每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電光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人環視如堵

西樵野記

史無畏

唐史無畏曹州人也與張從真為友衣食窘困從真家富謂之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奉假千緡貨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欣然齋緡而歸不數歲致富而從真遭焚蕘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不思千緡之報可相濟二三三百乎無畏拒之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真恨怨填臆歸庭中焚香泣淚詛之言詞慷慨聞者戰栗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注雨雷電皆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為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死刺史圖其事而奉奏焉

太平廣記

馬孝恭

馬孝恭豫章人織薄為活入南山化為虎旬日又復成
人入山為虎矣貞觀二十三年復為人身而終

陶朱
新錄

書